灭汉种策

编者注

《灭汉种策》一书的真伪众说风云。编者认为此书应是“真书”，但被革命党人用于宣传后而“画蛇添足”导致被质疑真伪。证明《灭汉种策》是真书的证据，就是看它说的东西有没有应验。如果应验了，那毫无疑问就是一本真书。

可以发现满族借中共之手，欺压汉族人民，利用计划生育对汉族进行种族屠杀。《灭汉种策》如果是阴谋论，则“计划生育”是其具体实践。

为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本书是一本“点评版”。

正文开始：

咱们都是游牧种耳。三百年的前，天启我牖，朱明崇祯帝失江山，毛贼吴三桂背他祖宗，投降咱们。其时咱们的世祖章皇帝老佛爷，应天命之顺，相人事之机，长驱直入，以夺中华，据其九鼎，占其土地。凡汉人之叛我的杀之，服我的因而愚弄之，吸其脂膏以供奉咱们，捣其脑浆以灌溉咱们。盖彼之消，即我之长；彼之绌，即我之盈也。噫！咱们世祖老佛爷的所以为我子孙长久计者，这么样的深，那么样的远，能不日夜馨香以顶祝之哉。

虽然，推世祖老佛爷之初心，犹有不止此者。覆人之国，必灭人之种；余孽不净，后患终多。故那时大兵南下，逢城就屠，逢村就烧，虽杀戮过惨，毫不嫌其忍；践踏过甚，毫不觉其酷。又摧又折，又刈又削，务必掘其根，绝其生机者，非他也，替咱们子孙除去后患耳。无何，有志未竟，所策不遂。说什么天地好生之德，致败于功亏一篑之时。而当时的汉人，才吃了大亏，怕咱们的威势，固俯首贴耳。如牛马畜生，或伏于枥，或受羁绊，情愿为我服役，不敢稍生叛妄的心者也。加之咱们圣祖仁皇帝，宽容大度，不喜斩杀，六十年间，因循姑息，虽曰天下太平，是咱们初进中华享福的日子，实则养痈成疽，坐失机会之时矣。

世宗、高宗、仁宗、宣宗，百余年间，沿圣祖的旧训，贪目前的快乐。凡我八旗子弟，抛弓矢，厌戎马，骄矜之气，流为苟安之习。强悍之风，变做怠惰之人，而其时的汉人，却生生息息，养他的元气，补他的疮痍，蠢蠢动动，生机复活。

至宣宗暮年，长发贼起于广西，蔓延十三省，动了二十年的兵，伤我骨肉，残我手足，大有如河堤一决，不可收拾之势。而咱们反为其噍类者矣。幸也。当今老佛爷辅先皇帝穆宗垂廉听政，圣明英断，谋算无遗，用曾国藩、左宗棠辈，骗之以小利，假之以虚名，笼络之，哄愚之，使他们自相残杀。而咱们则坐观其成败，不数年间，悉平定之。虽然，今又隔了数十年矣。此数十年中，时势既大变，而汉人的智识，又骤然长进了许多。倡（猖）狂之徒，四处奔走，不是说革命，就是说排满，种种谬论，使咱们闻之，能不触心么？

夫他们尚知排满，咱们能无灭汉。咱们做了汉人的皇帝，已三百年。不把他们杀完灭尽者，实我列祖列宗一念之姑息耳，乃久而久之，死灰有复燃之势。烂蛇有毒焰之张，居然为我心腹患矣。传曰：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恨咱们的祖宗，没有三复于斯言。恨咱们的八旗子弟，脱掉游牧之苦，骤得尊养之乐，只图目前，不问后祸，致使鼠辈跳梁，一至于此。故为今之计，莫如趁他觉悟的不多，倡狂之徒，势力未固，容易扑灭。其他昏懵未醒者，则或明或暗，设多方的陷阱，以致之死地。汉人虽多至四万万，咱们人数，远不及他，然咱们以居高临下之势，阴险狼（狠）毒之手，杀完灭尽，实亦易如反掌耳。

兹姑略就吾意见所想到的，笔之于左，共分八种：第一灭农商，工人附于商内；第二灭会党，第三灭学生，第四灭士，第五灭官吏，第六灭兵，第七灭妇女，第八灭僧道。条分缕析（析），纤微不遗，务使一网打尽。世界之中，没有一个汉人，汉人一天不杀尽，咱们一天不能安枕已。

灭农商

前在杭州，与驻防瓜尔佳氏谈。瓜尔佳氏，咱们八旗中之凤毛麟角，曾上过当今老佛爷书的。他说待汉人之方法，第一要使汉人的农民商贾，不得生活。夫农民商贾，为一种族生利之人。汉人所得以生生息息者，即在于此。咱们今日所最当注意者，亦在于此。农为汉人的根源，商为汉人的枝流，斩除根枝，闭塞源流，灭汉之第一策也。咱们不晓得买卖，不晓得种畜，以为劳苦之事，都让他们去做；安逸之事，委属咱们。以汉人之劳苦所得，供养咱们之安乐，其计果然不错。可惜汉人之所得十百千万，其所以供养咱们者，不过百分之一而不足，故咱们虽安乐，而日觉其瘠；汉人愈劳苦而愈见其肥矣。

农业者，火儿烧不尽，水儿冲不倒的。譬之家里的恒产，取之不怕竭，用之不怕尽者也。乃咱们列祖列宗何以好人儿似的，收那么轻的税，完这么少的钱粮乎？而汉人中之一二奸诘者，又鼓吹邪说。汉人立国数千年，做皇帝的，汉人居多，以汉人治汉人。其方法另有一种，咱们切不可学。他们历史所讲的话，只可目为邪说，惑乱聪听。曰减赋，曰轻税，曰免徵。偶一不慎，即堕其计。盖此种政治，行之于同种族之国内，则为善政，非咱们所宜行者也。咱们何苦舍绝大之利益，而博（搏）汉人之虚颂功德耶？往者不计，来者可追，及今设法，犹不为迟。自今以后，当使汉人的为农者，不许种米麦，而改种罂粟。种罂粟的故详下结论中。田契地券，旧者作废，须改换新契。换契时，每亩须纳捐若干。不换的把他田地充公。无旧契的，亦把他田地充公。旧契非五十年前者，则把他田地一半充公。

五十年前旧契，见经长发贼者，大半失去。如是办法，当朝下令而夕得充公之田地无数。既得田地，乃令咱们的贫苦者耕种之，务使咱们握衣食之权，而汉人则卖妻鬻子，破布衣补不得洞，饿肚子熬不得饥而后已。

且咱们得汉人国，已将三百年，但汉人的地，仍属汉人。咱们当设法悉把他地充公。不妨借还洋债之名，以得之于无形。张姓有田地值一千元，值十抽三，每年须完三百元。李姓有田地值一万元，值十抽三，每年须完三千元，完不足的充公，久而久之，则张姓、李姓的田地，无有不归于咱们者。汉人既没有田地，自然不能耕种，凭他有多大的能干儿，也是没用了。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也。咱们则得了田地，农也好，桑也好，不数年间，衣食之权，悉归掌握，一旦扼其喉而绝其食，四万万之汉人，可在一霎眼间，尽堕入枉死城矣。

点评：将生意人打成资产阶级。将农民土地没收。故意在风调雨顺之年，以“还洋债”之名糊弄百姓。风调雨顺之年，故意人为制造大饥荒，屠杀接近亿汉人。汉族“尽堕入枉死城矣”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这场对汉人的种族屠杀事件，与《灭汉种策》吻合。

商贾者，其可恶之点，较之农民胜十倍。其生利之处，亦较之农民多十倍。有智识，能活动，将来的害及咱们，正未可限量也。不闻上海有什么商会、商学堂么，发达之机，方与（兴）未艾，宜核定法律，不许开设。商业公所，随处都有，势力之所萌芽，人心之所团结，尤宜急行封闭，把他的公所公款，悉数充公。既名公所公款，则把他充公，不患无此。商人的子弟，宜严禁其读书入学堂。因他们

的智识长进，其能干非普通之学生可比，倘令他们明种族之辨，念祖宗之仇，则将他们所有的资本，悉赠之于革命党，同咱们为难，咱们就危险矣。外洋的商人（指海外华侨），具冒险性，足迹遍五洲，其资本更多，其能为更大，其为咱们患者更深。然灭之之法，竟难完善。欲杀之，则非权力所能及；欲诱之，又非甘言所能愚，小利所能动。惟有责其忘却本国，目之曰叛逆。譬之流徒充军，以绝其归路。有私行归国者，令地方官就地正法。其家族亲戚的在内地者，不论本人归国不归国，一并株连，幽之致死。且外洋之商人，不论在何国，都是聚居一处，所谓居留地者。最好如檀香山之故事，借洋人之手，一火烧尽之。如洋人不下此手，惟（我）们当从中搬弄之，或使洋人生妒忌心，或使洋人生厌恶心，全凭咱们搬弄得法。檀香山之事，不怕不再见于后日也。

点评：逮捕归国异议人士，利用国保国安威胁国内家人。对我们海外华侨异议人士的手法与《灭汉种策》完全吻合。

另：满族人在菲律宾的政府影响力极其巨大，近几年他们煽动的反华事件。操作手法也与《灭汉种策》中的“檀香山事件”如出一辙。

至内地之商人，则每营一业，即连结一帮。自今以后，凡结帮者，当日（目）之为匪党，四处搜捕，定以死罪。不然，则别想一法，令他捐钱。有捐银一百万元者，赏他公爵，就赏他一个王爵也好。捐不嫌其少，赏不嫌其滥，他们断不能以虚衔高爵，可当了饭儿吃的。剥其皮，抽其筋，咱们虽不杀他们，他们犹能自活乎？且开铺的收铺捐，挑担的收担捐，打包的收包捐，过关的收出口入口，上岸

落地等捐，过卡的收鱼鳞捐。节节捐，都是值十抽一。有抗捐的，则照例严刑处死。让他咱（们）困之又困，得不偿失，不作商人而后已。他们既不做商人，于是，令咱们的人，操经济，做买卖，以垄断其利。咱们的商人，作为官商，一切不捐税。不捐税，则物价贱；物价贱，则商路广而利益多。不数年间，当能使汉人中没有一个做商的，而商权悉到咱们的手儿里也。至于彩票一事，本为骗钱的好法儿，商人报效的最多。然而，国债股票，买者极少，反愿以莫大之财，造什么铁道儿，其弊盖在昭信股票也。今年上海丝况，闻极亏本，倾家荡产的，往往四五百万，恨咱们没有法儿，把他装在荷包儿里耳。

点评：在中国从事商业经营，经历的一路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；搞国进民退。可以说完全在实践《灭汉种策》中的内容。

农商之外，更有一种工人，虽说是做工的，然而他的生利，亦不亚于农商。内地也有，外洋也有，人心齐集，势力不小，非但咱们当设法防之。即洋人亦有些怕他，不让他们到国内做工。盖他们既勤俭而又活泼，智识一开，骤能为祸。不观俄罗斯的虚无党么，做工人者，居其一大半。此其明证也。汉人的做工者，幸而智识未开耳。咱们当赶早屠灭之，以免噬脐。屠之之法，一切当与商人同。因他们的情形，与商人大略相同也。商人有帮，他们也有帮。商业有公所，他们也有公所。商人能到外洋，他们也到外洋。所差者，商人之钱多，工人之钱略少耳。商人者，以资本博（搏）利息；工人者，以身命换钱财。故灭之之法，当比商人专加一条，以对内地的工人：工人每日得钱，多少不等，自今以后，当令他们每日捐钱若干。每天得二百文者，值十抽三，捐六十文；每天得二千文者，值十抽

三，捐六百文。纳捐的作为官工，不捐的目为私工，与贩卖私盐同罪，就地正法，并当株连募集工人之人，使其不敢收留，以断绝他们的路。如是办法，则他们虽欲不顾身命以求微利，而终不免辗转沟壑之一日矣。

灭会党

好肉不生疮，无可加以切割；白玉不有瑕，何所从而琢磨。汉人之有会党，正送咱们以屠杀的好机会也。夫没有会党，则无从着手，杀人的事，势难而效缓。有了会党，则可以为名，杀人的法，势顺而效速。且无会党时，只能以咱们的一人，去杀一汉人；有会党，则可以借一汉人而杀一汉人；更可以一汉人，而杀十百千万的汉人。长发贼苟再见于今日，四万万的蕞尔丑类，不愁不死掉一大半儿。然可虑者，近来之会党，大为东西各国留学生所煽动，孙文一派，又大倡民族主义，倘尽他猖獗，不去提防，实足为咱们的劲敌耳。吾愿吾善杀汉人的巨刽手，就从这儿着想罢。

会党之多，哪儿没有，几遍了十八省儿。然咱们的人，没有一个厕身其中，此为大危险。今当密派咱们最亲信的皇族，伪托同党，混杂在内，或藉以运动，或藉以离间，或藉以侦探，或藉以破坏。种种阴谋，务须密布，使他们自相残杀，自投罗网，此上策也。不闻咱们祖宗说么，八旗的兵，以御外侮则不足，以防家贼则有余。故无论何地，苟有蠢动之机，捕风捉影，不问其事的实不实，立即屠他全城。无论何人，苟有剿灭之功，不问其当剿不当剿，立即给他重赏。且会党所

最喜焚掠的，莫如洋人的教堂。洋人所最要保护的，亦莫如教堂。苟会党有焚掠教堂之举动，固可由他焚掠，不必为之禁止，不必为之保护。倘会党中有狡猾之人，不肯做此等事；咱们当设法煽动之，或者密派他人，托名该党，大肆焚掠，以为嫁祸之地。务令会党之所以开罪于洋人者益深，则洋人之代我杀戳该党者亦凶，是咱们兵不血刃，而坐置他们于死地也。

至于东西各国的留学生，浸淫邪说，灌入内地。会党之中，往往有学生做其指挥，则宜防其交通，而遗成无穷之罗织。可密令各地方官，凡有巨盗被捕，即择最负舆望之学生，最有权力的新党，遍为网罗，令他妄攀诬陷，一经严刑迫认，无不同被株连。此时虽孔颜复生，亦不容置辩，聚而歼之性命是听矣。（眉批：最重舆望之学生，可危矣。惟有巴结监督、公使及游历官，得他的揄扬或保举，尚可转祸为福。）其他可以相辅而行者，则咱们的人，当考究警察，练习劲兵，驻防各地，以扼住他的咽喉。区区会党，不难令其死无噍类也。

点评：对结社的敏感，对微信群的封杀，毫无疑问是在具体实践《灭汉种策》的内容。

灭学生

十年来，迫于洋人之势，国家不得已而变法，开学堂，派出洋学生，不过要遮洋人的耳目罢了。不意此等学生，知识骤开，屡与咱们为难。有学问，有本领，有社会上的声势，有外国人的救援，或潜内地，或居外洋，合天下计之，虽没有确

切的调查，其人数已不少。他们既自相结合成一社会，复与别的社会交通连络，做种种煽动之事。故汉人之为咱们患者，惟此学生一派为最凶。今日当处置者，亦惟此学生一派为急急。处置的法儿，一则阻他知识的进步，一则绝他活动的道路，务必严定法律，密布罗网，以防患于未然。盖他们的所以智识增进者，无非书籍报章，而学生的最凶恶者，又都在私立学堂及自费出洋留学生中。自今以后，凡内地学堂，当不准私立，悉由官开。学堂中除日用课本的外，不准学生私自取入他书，而课本则须由国家勘定的，方能颁行。

点评：大家都经历过被学校洗脑，愚弄的岁月。可以说确实做到“阻他们知识的进步”。政府掌控学校，政府掌控课本。今天的政府完全是对《灭汉种策》的具体实践。

且学堂中体操一门，当一律除去。体操一门，小言之，则能养他身体强壮；大言之，则能开他尚武风气也。外洋留学的，当永远不准私费出洋，有私自出洋的，罪其父母，夷其家室。其已出洋在外的，当使他永远不能归国，有归国的，就地正法。其官费生之在外的，当派咱们亲信的自己人，前往各国，监督一切。往做监督之人，宜扮做汉人，同他们淆溷，方可探他们的真情也。若少有异心异言，即诱他归国，置以典刑。至留学陆军一节，尤当注意。以后凡不是咱们八旗人，均宜不许学陆军。并且要同洋人说明，凡汉人到此留学，体操一门，不必教授。洋人当无不可也。

又留学生在外洋，或三年四年多年，非有政府特召，及经监督许可给凭者，不准

私行归国。书信除家书外，不许来往。然家书亦须开封呈监督阅过，方可递送。其馀则书籍、报章二门，盖尤当特定律法。盖近日的学生，往往借书籍、报章，以煽动人心也。书籍则非由国家勘定者，不许出版。倘有私自印刷发售的，即严行究辨。除作书的正法外，罪及印刷局。印刷局最好不准私开。报馆则亦须经国家许可后，方能开设。现在各地报馆林立，宜一律封闭，择其中向来议论纯正者一二家，如上海之申报馆等，则命之曰国家鉴定报馆。派一咱们亲信的人，做他的总管理。

至外洋的报章，着内地一律不许售卖，不论何人，有一张外洋报章的，即当处以死罪。如是办法，则学生之患，自能消灭，可无忧也。

点评：书信及出版物的审查，设“非法出版罪”。这些手法在满清并没有，如今全部做到。可以说这是对《灭汉种策》的具体实践。

然而，又有最要紧的事一件，凡内地各学校内，不可全教汉人。每校须插入咱们八旗子弟数人，以作侦探，遣派出洋留学的亦然。名曰与彼同学，实则暗地监察。倘有风吹草动之迹，内地学校，则全校学生均行处死；外洋学生，则撤回本国，立即正法。其余则当多开极完全的学校，悉令咱们八旗子弟入校肄业。外洋留学的，倒不必多派，宜遍布在内地各处，使其熟悉各处的情形，预备因时制宜，数年之后，自能造就成材。而汉人则虽有学校，虽有出洋留学的人，而知识不得长进，徒成无用之辈，咱们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仿佛易如反掌矣。

灭士

汉人中号称为士者，最没用的人也。力不能缚鸡，智不及狗盗。咱们虽不杀他，他们能自投于我掌握中。观其大概，可分两种：

一种是咱们可以利用他的；一种是自己在那儿待死的。可以利用的，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辈，做他表率。咱们当诱之，使做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。然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不易多得。择其次者，以功名醉他的心，以词章缚他的志。或用为各学校教员，或用为各地方教官，使先辈的传遗，毒与后辈，做后辈的监督，而使勿沾染各种新学，以挫折闭塞他们的生机。

倘遇他们的后辈，智识高超，不能为其所惑，仍做出种种妨害咱们的事，则就可归罪于他们，一并处死。自己待死的人，则无知识，无学问，终日鬼浑，与世浮沈者也。不必由我杀之，虽生亦无虑也。盖此等人，实为汉人的蠹鱼，居分利的一大部分。若汉人而尽是这样儿，咱们可无忧矣。故灭之之法，姑不必论。待各种人皆死，此等人亦同归于尽耳。虽然。亦不能过于小视也。奸匿之徒，往往出于其中。当想一预防之法，以遏绝之。

盖此等人有了读书识字的根基，易为邪说所煽动。第一，当严禁其看新书，除四书、五经、二十四史外，不准涉猎他书。报章除国家鉴定之报章外，不准浏览他报。从下令之日，始先向他家抄搜一遍，有犯禁的书报，一律焚毁，以后犯此者，

抄斩不舍。又不准与外洋留学生交通往来，犯者亦抄斩。又朋友乐道，固无妨碍。然群居谈论，易开知识，当学朝鲜的法儿，不准五人同行，犯者亦要抄斩。若士人能三十年不干禁例，则不及第者，亦命之为及第，赏他做教员或教官，归入为咱们利用的一种。

点评：防火墙长城和网信办，不就是对“除国家鉴定之报章外，不准浏览他报”的具体实践？

灭官吏

汉人之做官儿的，较之咱们，占其多数。此时虽倾心归向，为咱们所驱使，然而，非我族类，终生异心。一旦被人运动，厉阶之祸，何堪设想？昔者雍正老佛爷，天亶聪明，深谋远虑，早有所想到。密谕当时宗室曰：凡汉人不得假予大权，以免噬脐之患。故其时南北两洋，都是咱们自己人，年羹尧虽有大功，终究把他弄死。血滴子之谣，遍于天下，使他们凛凛于心，不散（敢）稍动。苟有一二小过，即杀之于无形，诛之于不测。若此者，非立法的酷虐也，待汉人的法儿，非此不可也。

然此法行诸当时则有余，行诸今日则不足。盖当时的汉人，昏愚无智，不生异心，除一二有权势的外，都不足虑。今日则不然，无论大官儿，小官儿，都能掉咱们的枪儿，故当想一极好的法儿，使之渐渐消灭。凡天下之做官儿的，均是咱们自

己人而后可。

总之汉人的做官者，咱们只好当他是杀人刀，种种苛求，不能让他安乐。譬如钱粮，则总要他解十成，平余则亦要提取。捐款则又必多派，使他逼迫到没有法儿，则不能不搜括百姓。咱们的搜括百姓，即是咱们的举刀剥割也。然他们虽能做咱们的杀人刀，终究靠不住，故又当别设两法以治之：一曰强迫法。凡汉人有想做官及已做官者，悉逼令他入咱们八旗籍，他们所有的财产家室，须归各省将军为之经理，虽本人亦不许擅动及挥霍。倘有不遵的，立即革职。一曰芟除法。凡汉人之做官儿的，遇有革职、病故、提空等事，满十人则补一汉人，馀则均以咱们自己人补之。不及十年，做官儿的，汉人自当绝迹。且投旗的人，做官不得过三品，其已为三品以上官者，当查其年纪，若满四十五岁者，即令其休职。休职后，加以极大的虚衔儿，令各省将军，并他的财产家室，押送至咱们八旗本籍养老，永远不许入中原一步。噫！尾大不掉，患大难医，及今不设法，恐无及焉。

即以现今之张之洞、袁世凯而论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。其势力的大，不可限量。叛逆之迹，虽未显露，然异心之生，已非一日，极宜迅速设法处治，学雍正老佛爷的待年羹尧，加以嫌疑，置之死地，不然，则一朝发动，将措手不及也。（眉批：你尚不晓得江督周馥，德人欲认他为南清之伯里玺天德乎？张之洞、袁世凯，效力天朝，如是之忠贞勤顺，断断不会生异心。请你勿急。

点评：红二代对老百姓官员搞反腐大清洗，“诛之于不测”。乃至于现在干脆直接搞“红色基因代代传”，不就是对“凡天下之做官儿的，均是咱们自己人”的具

体实践。

灭兵

识时务者都说：兵为国家之宝，可以御外侮，可以防内乱，不有兵就不能成国家。故东西各国之优待兵卒，与常人异。粮饷，则最多的每月一百元，最少的亦有二三十元；买物及玩耍，均可以打折儿。其所以如此优待者，无非要咱们命，替国家打仗，而又是哀怜他们耳。然而，此等法儿，好是好招儿，咱们却不可用，只能行之于咱们八旗兵，万万不可行之于汉兵。盖咱们之用汉兵，只要咱们命，不必哀怜他。

各国的用兵打仗，要使兵自己情愿投死。咱们之用汉兵，不必问他情愿不情愿，可以强迫他去打仗。打得胜，咱们享福，打得败，他们送死，与咱们不相干。故平常日间，不必优待他，只须少给粮饷，用强硬的手段，酷虐之，压迫之耳。盖汉人之当兵者，无非游手好闲的人，只要有饭儿吃，不管什么苦处，容易为咱们所愚弄也。且咱们之用汉兵，正所以杀汉兵；若欲御外侮，强国家，还要用咱们八旗兵。他们是终究靠不住的。咱们亦不要靠他们的，只要他们自己人相杀，把自己人杀尽，然后，咱们再把他们杀尽耳。

盖汉兵虽操练了多少，其实都不中用。他们的能为，只可令其灭土匪。土匪之不凶者，则他们可一鼓而灭之；土匪之凶者，则他们杀土匪，土匪杀他们，两败俱伤，死者更多，咱们更乐。待其将土匪灭尽，咱们再驱之使与洋人打仗，他们一遇洋人，无有不全军覆没者也。不记从前长发贼之时乎？咱们用了湘军、淮军，

长发贼就不能抵敌，渐就扑灭。其后与法国、英国、日本国，屡次打仗，湘军、准军即见没用。咱们亦明知他们是没用的，不过要借洋人之手，以送他们的命耳。他们杀土匪，洋人杀他们，不上数年，土匪也灭，汉兵也灭，于咱们则毫无损伤，坐收其功。设法之既善且密，莫过于斯矣。

点评：武装警察镇压群众，退伍之后上街维权，又被新一代的警察所镇压。实乃是应了“只要他们自己人相杀，把自己人杀尽”。

灭妇女

汉人的懦弱，即在妇人女子，号称二万万，其实可目之曰无人。汉族中之得其益者，仅生育之功耳。他们缠脚的风，实为自己覆灭之道。咱们当下一令，谓他们缠脚一事，实千古遗传之旧习，万不能把他埋灭。务必人人缠脚。最小的可授以诰封。不缠脚的，均目为下等人，不准嫁婚，违者凌迟处死。且妇人女子的能生育，实为汉人发达的根基，宜设法少少阻绝之。

汉人古时本有点秀女一事，咱们入关的时候儿，因不欲混乱种族，故除去其例。其实不然，他们妇人女子，既属咱们，则所生之子，即咱们自己种子，毫不妨碍也。故现在当兴复其例，每年半须点秀女三千人入宫。入宫后，饥之，冻之，幽囚之，以速其死，死后重点，终而复始，二万万人，死有余矣。且数年前曾有上谕，令咱们与汉人通婚者，此亦为极好的事。但须加注一条，凡通婚的，只许咱

们娶汉人，不许汉人娶咱们。咱们娶汉人，则二人、三人、四人、多数人，均不在禁例。如是之后，则咱们的种族自然昌盛，而汉人则无妻之人，必日多一日，其种族当不灭而自灭矣。

又汉人现在往往要立女学堂，此风万不可长。当委之曰：败坏风俗，立即封闭，严行究办。不观俄国的虚无党么，中间妇人女子极多，其弊即在开女学堂，妇女入了学堂，其知识自然长进，倘汉人中亦有此等妇人女子，则为咱们患者，更无底矣。

点评：此书提及毁灭汉族女性人口。“计划生育”直接采用医学手段“结扎、流产”等方式毁灭汉族女性。可以说是对《灭汉种策》的具体实践和超越。

灭僧道

四民之外，有僧道一派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本为汉人中之蠹。然其所拥的赀产，聚而计之，亦不为少。不足为汉人忧，实足为咱们累。盖他们人数既多，团结又坚，咱们不除灭之，反要被他们所害也。故第一当设法灭其生机。凡僧道一名，每年应纳人口税。他们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其税当比常人加三倍。其寺院之曾经敕封的，可一律归入皇家，将僧道逐出，命咱们皇族中披剃者执掌之。其寺院之非正当受香火，有辞可驳者，当目为淫邪，立即封闭，收其财产，逐其僧道。凡寺院中被逐之僧道，则于每省设立一极大之僧道堂养之。此僧道堂，可以各省之乡闱场充之，遇秋季乡试时，即可令此等僧道任修理的事情，及充当号军等。命在此中修炼，不许出门，倘一有不安分之事，则聚而火化之。

点评：此书中提及的手法，已经被宗教管理局所具体实践。

除此之外，更有一法。凡不在以上二例之寺院，均可扫尽，其法在借重洋人。盖极大的寺院，多在山水清幽的地，洋人最喜幽僻，可令其居住其间。为传教之地，或天主教，或耶苏教，听其所传。最好者，如日本的佛教，宗旨相同，夺之尤易。咱们当同日本人说明，令他专骗他们的寺院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的赀产，悉归洋人的手，生机不绝而自绝。而咱们以此等寺院赀产送与洋人，则又可邀洋人的欢喜，一计而两得，莫善于此也。

点评：此书中提及的手法，如今具体实践是：拆庙宇，建清真寺。杭州大清真寺、深圳大清真寺，中共近几年建立“超大规模清真寺”，以及吸引境外同治回乱的东干族回国，恰符合《灭汉种策》中的“借重洋人，盖极大的寺院”。

以上八条。凡所以处置汉人的。虽不能十分详尽。而四面八方，搜罗一过。漏网之人。当亦不多矣。噫！咱们不灭汉人，汉人必灭咱们；咱们之与汉人，实势不两立者也。咱们居汉人的土，已三百年，世界各国，谁不知咱们比汉人强，汉人比咱们弱。倘一旦咱们被灭于汉人，不特三百年前的威灵，付之浮云，得无为世界各国所笑么。

故今日者，除灭汉人外，无第二策。洋人的患，犹在其次。与其被灭于汉人，不如被灭于洋人。被灭于洋人，则咱们犹不失灭汉之威灵。且洋人亦万不能灭咱们，

洋人所欲得者，汉人的土地财产耳。咱们不妨以汉人的土地财产，送与洋人，而借洋人之手以灭汉人。汉人容易灭尽，汉人的土地财产，未必送尽。及此之时，咱们仍可保守其余，立于世界，以与各国争衡而图自存也。

虽然，今日者，咱们亦有可灭之道一，与汉人同归于尽之道一。一曰：人少势孤，咱们八旗人，其数不过五百万，以此区区的人数，而与四万万之汉人相敌，其势已不甚容易。况东西各国，虎视眈眈，毕集于左右，咱们处其中，实如以一杯水置之群车薪之火中，不转瞬即乾涸矣。故为今之计，当想法儿发达人种。其说已略见妇女篇。然此法久而迟缓。不如遍觅世界中与咱们同种者，连络结合，以资援助，使势不孤而人骤众之为得计。至世界之中与咱们同种的，仅俄罗斯一国。俄罗斯国强而人多，同咱们本土相连。风俗同，政治同，交接极易。咱们当一心一意，同他亲密。如兄弟，如父子，说之以情，动之以利，以博其欢心，一旦有事，无有不做咱们的援助矣。

一曰：鸦片烟。鸦片烟之害，不待言而可知。且每年鸦片进口，绝大利息，都被洋人取去，尤觉可惜。至汉人之食之者愈多，则咱们固然愈乐。然咱们的人，食之者亦颇多。近年汉人中则尝有戒烟会、禁烟会等，而咱们则绝不闻问，依然酣醉其中。吾恐将来不待汉人灭尽，而咱们先为鸦片烟灭尽矣。故为今之计，当使汉人则食者日多一日，咱们则一律戒断。其法宜先令汉人之为农者，不种五谷，都种罂粟。出产多则洋人不能夺利，而后以所出之鸦片烟，悉归官卖，不准私贩，一切均与盐法同。但卖价务必贱之又贱，十分之值，仅取三分。于是，食之者必多，不及数年，汉人当尽成烟鬼，一无生气。若咱们的人，则不许买。有私买者，

立时究办。其现在之已食鸦片的，则押令力戒，不准复食。鸦片烟实易戒，力戒不食即可。若实系年老多病，力不胜戒的，则由官每日须给少许亦可。然不数年必能净尽，无一食鸦片的人矣。

呼！咱们八旗的同胞，勿谓目前安，死日在后日。勿贪目前欢，极乐在后日。勿堕祖宗之威灵，勿遗后人以大祸，其各戒之，凛之，奮之，勉之。卧薪尝胆，戮力同心，以歼灭此四万万之丑类而后朝食。

乙己年八月十五日翻版印刷 灭汉种策